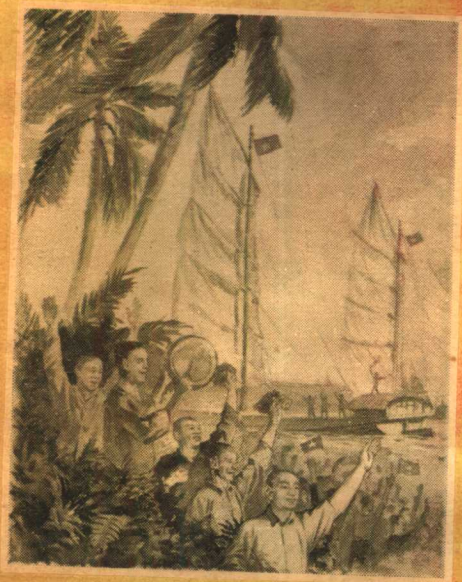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崑崙島上的戰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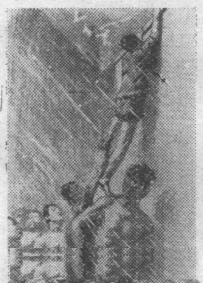
任 嘯 著

830
2260

崑崙島上的戰鬥

CA492/02

任 嘯 著
戴 澤 繪圖



工 人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崑崙島上的戰鬥

任 嘯 著

戴 澤 繪圖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九號

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5581 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71,000字 印張：3 12/16 插頁：8 印數：1—30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（6）四角四分

內 容 提 要

崑崙島集中營是法國殖民者在印度支那最大的一个殺人場。作者在抗日戰爭時期，曾被拘此处。作者用自己親身經歷的事實，揭露了法國殖民者如何野蠻地以密探、軍事法庭、牢獄和苦役來迫害革命者。實实地記錄了被囚禁在孤島中的革命者如何在黨組織的領導下，展開頑強不屈的鬥爭。這些鬥爭，表現了中越革命者用鮮血凝結成的戰鬥友誼，和共產黨人崇高的革命品質、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。

定價 四角四分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一九四一年秋天。

日本兵在西貢登陸的消息一傳開，住在西（貢）堤（岸）聯區的人們就動盪不定了。年輕人臉色陰沉，偷偷地聚在一起商議對付的辦法；老年人茫然地從這一家走到那一家，傾吐着他們的憂慮。

「怎麼辦哪？日本鬼子真的來了！」

鐵翼下貼着兩塊紅膏藥標誌的日本海軍飛機轟轟响着，不斷地從天空掠過，飛得那樣低，連屋子也被震得像搖晃着似的。

恐怖的气氛瀰漫着。人們流露着激動、憤怒的情緒。

法國統治者向希特勒德國投降以後，一九四〇年九月間，法國駐印度支那的總督德古就把越南出賣給了日本軍國主義者，作為日寇進攻中國西南邊境和東南亞的軍事基地。一九四一年六月，以貝當為首的法國『維琪政府』又和日本軍閥簽訂了所謂共同合

作防守印度支那的条約。这年九月間，野蠻的日本軍隊就在西貢登陸了。

法國殖民主义者不僅向日本法西斯卑躬屈節，而且还大賣力气，給日本的『南進政策』開闢道路。西貢葛珍娜街法國偵探樓的大卡車日夜出動，从工廠、商店、文化团体、華侨救國總會、華侨学校以及越南人民的住宅裏，逮捕了大批的越南愛國者和華侨，变本加厲地鎮壓印度支那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和華侨的愛國運動。

一輛黑色帶篷的大卡車从远处飛馳而來，怪声地吼叫着，当它馳到了一座耐火磚築成的教堂旁边時，嘎的一声停下來，車後面的小門打開了，跳出兩名荷槍的兵士，接着一羣青年男女被推下車來，押進緊鄰着教堂的一座聳立的樓房裏去了。卡車又嘶吼着開走了，車後揚起一股塵煙。

這羣人，跌跌撞撞地被趕進一間檢查室。檢查人員吆喝着，叫大家拿出自己的身稅紙^①，脫下衣褲和鞋襪，連褲帶也被搶走了。

① 身稅紙是从前法國殖民者对在越南的華侨徵收人头稅的執照，它像一本四吋大小的小冊子，裏面註明納稅人的姓名、籍貫、年齡、家屬及納稅的時間等。没有这种身稅紙的華侨，一經查獲，就被驅逐出境。

我和兩個不相識的廣東僑胞，被塞進一間熱氣騰騰的小牢房裏去。

這間臨時拘留室，只有一方丈大小的面積，然而竟已塞滿了四十多人。屋裏充滿了潮濕、汗臭和膿腥的氣味，一進來就感到一陣窒息和燥熱。

我扫視一下四周，發現羅俊同志蹲在牆角，他裝作沒看見我的樣子，眼睛望着別處。我也赶忙轉過臉去，不再看他，好像我們並不相識。我默默地站在馬桶旁邊，這是牢房裏最壞的地方，別處再也沒有空隙了。

十月，在亞熱帶的西貢，正是悶熱的季節，沒有風，太陽滾燙。這罐頭盒般的牢房，只靠門上一個小圓洞來調節空氣；屋裏熱得水蒸汽在牆上凝成許多水珠，真是『蒸籠』一般了。黃昏時候，又有幾個越南人被關進來。他們混身淌汗，帶來一身暑氣，這樣，本來就很悶熱的牢房，就更難耐了，大家緊緊貼在一起，好像被拋在沙灘上的魚，只顧張着嘴喘氣。

突然，一個越南青年向牢門外喊叫了起來。我輕聲地向我旁邊的一位廣東僑胞問道：

『他在喊什麼呀？』

『他說：我們快要悶死了！』

這一喊果然生了效，笨重的牢門霍的拉開了，一股清新的空氣溜了進來，是那樣地沁人心肺。大家貪婪地呼吸着，好像是初次体会到空氣是多麼寶貴！但獄卒却咒罵着，把那喊叫的青年拖到牢門外去了，接着便是一陣皮鞭聲傳過來。

這幾口清新空氣，竟需要一個人去挨頓皮鞭子！

晚上，一人分到半碗發霉的糙米飯，半条爛鹹魚。一個頭髮斑白的老头子捧着自己的半碗飯，遞給那個越南青年說：

『你多吃這半碗吧，你被打得太苦了。』

越南青年怎麼也不肯接受。

第二天上午，羅俊和我被移到獨身牢去，這種『隔離』的處置，說明了偵探樓對我們這個案件的态度。我知道一場嚴重的考驗快來了。

外面鉄鎖嘩啦一聲，牢門打開了。一個面頰上橫着一道刀痕的偵探粗聲暴氣地吼着：

『中國人，出來！』

我被帶進一間粉刷得雪白的大辦公室裏。靠牆那邊，坐着一個臉色蠟黃的偵訊員，他头上的一个木架子上，端端正正地貼牆擺着一個人頭骨，牆上用越南文寫着三個紅字。

我站在辦公桌前，望着那個頭骨，一個個共產黨員的英勇不屈的形象，在我腦海裏浮動着。翻譯用廣東話開始訊問：

『什麼名？』

『張虹。』

『你的行動，我們都調查清楚了。你當過教員，幹過救國運動，宣傳過共產黨的主張，還有……老實說吧，你是個共產黨員。你都幹過什麼事，還是痛痛快快地說吧，你要看得開，想得開，我們是不會虧待你的。』他又指着案上一大疊文件簿子說道：『這是你們一幫人幹的好事，你們不但抗日，而且也反法。不過只要你誠心悔過，既往不究，若要隱瞞，那我們就不客气了！……』

我馬上答道：

『你們說得對，我做過抗日工作，因為我是中國人。你們既然查得清楚，就不用再問了！』

翻譯向那個偵訊員咕嚕了一陣，那個蠟黃面皮的傢伙便陰陽怪氣地吼叫起來，他用大拇指向那架上的骷髏一指，怪叫道：

『看到了嗎？你狡猾是沒有用的！你們抗日抗月我不管，現在是問你在共產黨裏幹

些什麼工作？」

那個無恥的翻譯也模仿那傢伙的腔調道：

『你瞧那架上的頭骨；你認得壁上寫的字嗎？』

我沉默不語。

『死——或——供。』翻譯一字字地說道。『兩條路由你挑，想死自然沒有話好說，要活，你就得說實話。』

『沒有什麼好說的。』我說。

翻譯的嘴還沒有合攏，那個偵訊員已掄起一根籐鞭照我頭頂猛抽下來，立刻，我就覺得頭上火辣辣地刺痛，周身也感到有點發熱。

『狗種，不肯實說，你這麼瘦巴巴的經得起打嗎？』狗腿子翻譯罵道。『別人都說了，你还嘴硬，吃虧的是你自己！』

『少說廢話！我什麼也不知道。』我硬綑綑地頂了他一句。

『你認識姓何的嗎？』翻譯突然插進這麼一句。

『不認識。』

『不認識？叫你看看！』翻譯冷笑着說。

兩個偵探立即架起我的膀子，推着我走，轉彎抹角地經過好多小牢房，最後在一間牢房口停住了。偵探打開碗口大小的鉄鎖，推開牢門。我一眼看見灰地上躺着一個五十來歲的中年人，瘦削的臉上滿是血痕；穿的一條白短褲，也撕碎了，沾滿了灰塵、血漬。呵！難道這是老何同志嗎？怎麼被折磨成这样子？

一個偵探照他的大腿踢了一腳，操着生硬的廣東話：

『喂，張開眼睛。』

老何同志微微睜開眼睛，向我注視了一下。這使我認出他正是我過去熟悉的老何同志。他那明亮、頑強的目光，絲毫沒有消褪往日的光彩。

『你認識他嗎？』

『滾你的吧！我認識的人多得很，你們抓不完的。』老何緊緊地把眼睛合攏起來。任敵人怎麼叫罵，他也不說話。

我心裏對老何同志充滿了敬意，我知道老何立場堅定，絕不是法殖民統治者的酷刑、牢獄、槍殺所能吓倒的。這些劊子手們想要在他身上獲取綫索，那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。

『你們都是坏蛋！』偵探被這一場失望的『對質』激怒了。不住地用皮鞭抽我。

回到獨身牢房，我感到滿口發乾，渾身發燒。我用手捧着自己的尿漱口，覺得又鹹又辣，直想嘔吐。這時，對面牢房傳來了嬰孩的哭啼，接着又傳來一個婦人『唔唔乖乖』撫慰着嬰孩的聲音。

不一會，我又被帶到刑訊室。

『你到底供不供？』翻譯嚷道。

『我的話已經說完了。』

敵人兇狠地奔過來，反綁着我的雙手，用繩子把我吊到天花板上，我的兩臂好像脫節了似的疼痛。我高聲咒罵着。

『媽的，你还罵人！』

『打死他，打死他！』

棍子冰雹般的朝我的頭、胸部、四肢飛落下來。最初只覺得皮肉像火烙般疼痛，渾身一陣麻木，隨後耳朵鳴鳴响，像電綫被風吹動的聲音，以後这响音又逐漸輕微細弱，以至於消失了。……

半夜裏，我被鉄牢門沉重的响声驚醒了。這時，我才發覺自己蜷縮在垃圾堆似的地面上。衣服都撕成了碎片，被水潑得透濕。我想伸一下腿，可是头和脚都頂到了牆壁，这

牢房是太窄小了。忽然小窗外面响起一陣雜亂的脚步聲，我猜到有幾個難友被帶走了。

過後，一切都安靜了下來。牆上响了三下，好像有人輕輕地敲着牢房的牆壁，我支起身子，又听了一听，心想，這一定是同志們跟我联系。一種希望的心情給予了我力量，我忍着疼痛爬到牢門旁邊，扶着鉄門勉強地站起來。把臉緊緊貼在牢門上的小圓孔上，輕輕地咳了一聲。隔壁也咳了一聲，接着一個細微的聲音問道：

『老張嗎？』

『誰？』我反問道。

『我是羅俊。』

『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？』

『你走過我的窗口時看見的。』

遠處一陣沉重的皮鞋聲把談話打斷了。我又蜷縮在地上，用胳膊遮住臉，眼睛偷偷地往外望着。不一會，皮鞋聲近了，一個獄警把牢門的鉄鎖扭了一下，又貼着窗孔向裏望了一眼，才轉身走了。

我又靠近牢門的窗口，打了一個口哨。羅俊同志似乎一直守着窗口沒動，聽見我的响聲，就压低嗓門說：

『老何伤势很重，剛才被拖走了。』

一時我難过得竟不知回答什麼是好。羅俊同志接着提醒我說：

『当心姓杜的這傢伙！他叛變了！是他帶偵探把我抓進來的。還帶偵探去搜查文件。我還看見偵探請他抽煙……』

現在正是夜深人靜的時候。鄰近的牢房裏，不時傳來沉重的呻吟聲。羅俊對我講了些他被審訊的情況，鼓勵我堅持下去。

『你身體怎麼樣？』他問。

『你放心吧，能頂得住。』

獄警又來檢查牢房了。我又蜷縮在地上。腳步聲遠了。

天亮，我又被拖到刑訊室去。一眼看見有五个面目青腫、嘴唇蒼白的僑胞蹲在地上，羅俊同志也在那裏。一个法國偵探站在桌邊，正在安一架小型發電機，地面上零亂地放着電綫。敌人要動用殘酷的刑罰了。

『你真胆大包天，竟敢收藏軍火！哼，今天叫你嘗嘗新鮮滋味。』翻譯戳着羅俊同志的鼻子說。羅俊同志輕蔑地冷笑着，一動也不動。狗翻譯抓住他的膀子，把兩個鉄圈套在他的手腕上，一个鷹鼻子、凹眼睛的偵探，按了一下電紐，羅俊同志全身一陣顫

抖，隨後嘴唇一歪，僵臥不動了。

敌人的暴虐，使我忍耐不住了，我用尽全力喊叫起來：

『劊子手！』

『你不要叫！馬上就輪到你了！』翻譯惡狠狠地說。

偵探們二話不說，七手八腳地把我的双手套上兩個鉄圈，一通电流，渾身頓時一陣麻木、燥熱，肌肉向一起緊縮，不住地跳動，就像有許多鋼針刺着似的。彷彿心中有一团烈火，我感到窒息，想要叫喊，可是發不出聲來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完全失掉知覺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甦醒過來，發覺自己依然倒在牢房的水泥地上。疲憊、乾渴，使我再沒有一點力氣了。可是，当我想到敌人使出最殘暴的手段都沒能使我們屈服的時侯，我欣慰地輕輕出了口氣，想道：失敗的是他們，看他們怎麼辦吧！我又想起罗俊同志，不知他怎样了。我想靠近窗口，但头沉重得抬不起來，兩腿也像癱了似的，一動也不能動。

這時，远处的牢房裏傳來幾聲急切的呼叫：

『死了人啦！』

牢房裏死个人算什麼呢。这个人間地獄，不知毀滅了多少革命者的生命！也許明後

天我也要被敵人殺死，折磨死，那也沒什麼可怕，因為我是為人民的事業犧牲的。我一定要堅持鬥爭，不辜負黨對我的教育。

教堂的晚鐘响了。

二

我剛剛能勉強站起來，又被傳訊了。這些日子，我受盡了毒刑拷打，遍身皆傷，有幾處已經潰爛了。我預感到，敵人一定會使出更毒辣的手段。

偵訊室裏站着幾個中國同胞，有的一聲不响在一張白紙上寫着什麼，有的繃着臉蹲在地下。一個年輕的華僑見我進來，馬上向我勸說道：

『幹了什麼就供什麼，成天成夜，打呀，電呀，太吃虧啦！我看你的身子並不怎樣強……』

我並不認識這個人，但是他的話，使我馬上警惕起來：這傢伙一定是給敵人當說客來的。我翻了他一眼，他似乎有點慚愧，馬上轉過臉去，說話吞吞吐吐地不像原先暢快了：

『像我吧……幹過什麼就談什麼，你……是明白人……也用不着我……』